



諸史將畧卷之十三

五代

存勗破梁夾寨

晉稱唐天祐五年晉王存勗與諸將謀攻夾寨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伯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

日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軍
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塹燒
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敗南走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
械山積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
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 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
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
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言所以得列於典謨命
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舉是
類爾梁置夾寨拒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

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
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
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業復安君子美之垂訓
大矣

周本知兵緩急

晉稱唐天祐六年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
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
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
進請兵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玟會袁州刺史彭

諸史平略卷三
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薦周本
乃以本將七千人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
不出嚴可求即其卧内疆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
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無副貳乃可
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
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
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
若乘其統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周本隔
溪布陣先使羸兵當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
渡

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
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盡取江西地

晉師高邑大勝

晉稱唐天祐八年梁主既取趙深冀鎮定復遣王景
仁等進軍栢鄉趙王鎔告急於晉晉王自將兵東下
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
獲梁芻蕘者問之乃知梁主決策取鎮州晉王軍拒
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
不出復進拒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

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二萬分道追之鎧冑鮮明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中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女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

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持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

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到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德威與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壘門而詰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陣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之王登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

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二十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晡之後饑渴內逼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懼大潰李存璋引步卒乘之呼之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

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
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
萬級河朔大震 胡氏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
將欲功自已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非承業啓其
意則德威必死矣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
縱敗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
外乃能總大衆智不鑿乃能處大事晉王鑿智自私
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存審蓇縣奇捷

晉稱唐天祐九年晉師與鎮定兵伐幽州周德威東
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等會于易水攻燕祈溝關涿
郡皆下之遂至幽州城下劉守光求救於梁梁主自
將救之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葵圍棗疆賀德倫袁
象先圍蓇縣梁主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苻習引
數百騎巡邏不知梁主遽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
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趨棗疆與師厚軍合攻棗疆數
日不下死傷數萬晝夜急攻屠之賀德倫攻蓇晉將
李存審謂史建塘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

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徭縣方急不可坐視使賊得
蓐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
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生遇梁樵
芻者執之獲數百人皆殺之于下博橋留數人斷臂
縱去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蓐縣未下梁主
引師厚兵欲去攻之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塘等各
將三百騎効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
至德倫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瞑斬
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

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反遁迷失道走百五十里
達日蓐之耕者亦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乃史先鋒遊騎
耳梁主慚忿先是有病遂增劇留於貝州

陳紹臨危誑敵

晉稱唐天祐十年梁侵吳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將
兵萬餘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禦之遇于趙步
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
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

鬪衆隨之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淳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大半

劉鄩出奇詐晉

晉稱唐天祐十二年梁將劉鄩拒晉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恠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無斥堠者城中亦無煙火但有鳥止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

往來晉王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餘矣既而有人自鄩軍至者兵已趣黃澤晉王發騎追之

嗣源幽州解圍

晉稱唐天祐十四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奔契丹誘契丹攻新州陷之乘勝進圍幽州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於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不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勸王救之存審以爲

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嗣源曰
今德威社稷之臣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
之衰臣請爲先鋒以赴之晉王即日命嗣源等將兵
先進時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
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
步若平原相遇虜必以萬騎蹂吾陳無遺類矣嗣源
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糒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
吾糧吾不戰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若中道
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李從珂將三

十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
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騎先
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女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
將百萬直抵西樓滅女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其陣
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存審
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
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
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
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陳

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

晉王大舉伐梁

晉稱唐天祐十五年晉王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二萬李存審李嗣源等各將步騎萬人及諸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軍於麻家渡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戰蓋日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後復出李存審扣馬諫不聽幾爲梁伏兵所獲夾戰得脫始以存審爲忠

十二月晉王欲趨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軍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設計殺之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

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不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戰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陣衝湯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王彥章敗走濮陽晉輜重空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陣幽州兵亦擾亂德威不能制文

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尚晡賀瓌陣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趨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

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
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鼠賊無營壘日晚
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飲食俟其引退追擊可
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救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
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
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
呼陷陣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之者幾三萬人晉王
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李嗣源不
知王所之或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水北渡晉王進

攻濮陽拔之嗣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我爲死耶
嗣源頓首謝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
自是待嗣源稍薄 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三軍則
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
取存勗犯馬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九來
兵敗軍中意王沒矣吳漢曰王兄子在何憂光武不
以爲媿誠以喪敗之際兩不相知有如不測寧禁人
之他議晉王不能容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可以席卷

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傳瓘智敗吳師

晉稱唐天祐十六年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傳瓘每船皆載灰豆及沙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使散沙已船而散豆朽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傷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救兵不救彥章自殺俘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

徐溫戡兵安民

晉稱唐天祐十六年吳越王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軍拒之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出軍吳越攻其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錢傳瓘遁去徐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伏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美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女言諸將亦以爲吳越所恃者

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鏐未易可
取之温嘆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鏐未易可
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軍之急今戰勝以懼之戢兵
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
多殺何為遂引還

唐師襲取鄆州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唐王欲取梁鄆州郭崇韜等皆
以為不可唐王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
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腹心東平果可取乎

白胡柳陂有渡河之懸欲立功以補過對曰今用
兵歲久生民疲敝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
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王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
趨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
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
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
焚掠撫吏民唐王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
以為天平節度使

彥卿力破契丹

晉齊王重貴開運二年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蒲城獲契丹酋長及兵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王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楊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繞行十餘里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塞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

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王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遂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

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陣使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陣使皇甫遇引精兵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

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

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皆棄馬走及

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

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渡水

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橐駝乘之而

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

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是重難以

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
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晉王
亦還大梁 胡寅曰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
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犇敗追而擊之不
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遏或
不遏惟其可而已契丹楊城之敗非僞遁而有伏明
矣所宜蒐束精銳分道躡之待其勢窘迫然後與之
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威
李守貞方有異志苟知此策尚不肯為况不知乎

世宗高平之捷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主崇聞周太祖殂甚喜遣
使請兵于契丹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衮將萬騎如晉
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為都部署張元徽
為前鋒使與契丹趨潞州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
穆令均將兵逆戰張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
之伏殺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三月周世宗欲
自將禦漢兵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
氣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

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無行速進指揮使趙晃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以聞世宗怒并晃械于獄進宿澤州東北漢王陣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

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陣督戰北漢王覲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王曰勍敵也未可輕北漢王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廷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王曰時可戰矣北漢王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王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擊周

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
兵千餘人，解甲降于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
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王危如
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永德曰：「賊勢驕可破也。公
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十人進戰。趙匡胤身先
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
內殿，直馬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餘人。士氣益振。
殿前行首馬全義引數百騎進陷陣。北漢主知帝自

臨陣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元徽前畧陣，馬倒爲周
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
敗，楊衮畏周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
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剽掠輜重。役徒驚
走，揚言契丹兵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
遣近臣諭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詞遇，復止詞。詞不
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陣。
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
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計。是夕，世宗野

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聞捷與士卒稍復
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
遣戍淮上餘二千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帥百餘
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
而去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僅能入晉陽世宗欲誅樊
愛能等猶豫未決書卧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
對曰愛能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
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
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

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女
非不我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徽
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
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
之政矣

世宗簡閱兵士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周簡閱諸軍募壯力士以補宿
衛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
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

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閱諸軍精銳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李穀正陽之捷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詔親征唐命李重進將兵先趨正陽白重贊將親兵屯穎上帝發大梁命李穀攻壽州攻久不克唐遣劉彥貞將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世宗聞之亟遣使止之北至巴林芻糧退保正陽矣世宗至陝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但且駐蹕陳穎俟重進至臣與二人共渡賊艦可禦

言史補卷三
三十一
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若但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
賊衆疲敝取之未晚世宗不悅唐劉彥貞素驕貴無
才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
直抵正陽劉仁贍等固止之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
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
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
備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陽東大敗之斬彥貞生擒
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
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

世宗北伐次第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帝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
軍都虞侯韓通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沿水
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
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
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皆不知之契丹寧州
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
爲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

里至獨流口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
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
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群出其左右不敢逼
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
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
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
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
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
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悅是日趣先鋒都

揮劉重進先發據固安世宗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
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契丹遣使者日馳
七百里詰晉陽命北漢王發兵繞周邊聞周師還乃
罷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
市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命李進將兵出
土門擊北漢韓令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重
進敗北漢兵於百井車駕至大梁往還適六十餘日
以病班師功業不終論者惜之

諸史將畧卷之十二畢

諸史將畧卷之十四

宋

太祖聽謀克敵

宋太祖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吳祚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即成禽矣上從其言遂親往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濟決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旬浹恐賊愈滋攻之難爲力矣趙普亦曰兵尙拙速不貴巧遲倍

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克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饋運艱險上納之六月己巳朔上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諸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請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

宋祖決策伐蜀

宋太祖乾德二年上又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

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坐帥王昭遠保劔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桴橋上設敵棚三重沿江列礮且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沂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槩夾攻取之必矣及

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遂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

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俞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王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

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
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
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
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
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
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
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
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
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氍毹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
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
雪何以堪處即解裘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
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曹彬江南之役

宋太祖開寶七年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
入朝不從遣使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
之終不答迥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
十萬伐之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
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常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軍誠心告天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

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宋主然之以爲不贊善大夫遣使往荊州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水深闊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率賴此以成功

知節議平亂卒

宋太宗雍熙二年馬知節爲益漢九州都巡檢使會韓景祐帳下卒劉盱脅牙立爲亂自懷安軍連下數

州衆踰三千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之力戰自
未至亥賊懼奔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
成都計議知節曰賊黨已踰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
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出兵
迎擊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鎮與賊遇
悉屠之

齊賢設疑破虜

宋太宗雍熙三年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
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

不一當一日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
米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
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
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
乃閉美使於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
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
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
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
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

繼倫徐河義勝

宗太宗端拱二年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倫令秣馬俟

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良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太宗定謀擊虜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契丹與西賊相結窺邊上密授成筭於府州折御卿使為之備至是虜將朝德將

萬餘衆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敗之
於子河儀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爲府州兵躡其後
虜衆死者十六七奏至上召其使問狀因笑謂左右
曰此虜小醜輕進易退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
入即分奇兵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果如我
言左右呼萬歲因遣內侍往圖地形觀其軌浪等族
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內附

寇準澶州退虜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契丹進寇澶淵邊書告急

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
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
欲退準止之令俟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
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
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
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
二人之謀乃陽爲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
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
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逸之勢我得勝

筭矣柰何葉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
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幸澶州李繼隆
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蕭撻覽謀以遲明襲
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撻覽射出陣
前督戰繼隆將張瓌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撻
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斲帝在道又有
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
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自
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

得至也準出遇高瓊曰大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
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
爲然蓋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
失宜趣駕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
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
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
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
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請之
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

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懼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欲博歌譚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

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扞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被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十二月契丹遣飛龍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相誓約各解兵自是南北彌兵寇準之力也 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

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

仲淹數萬甲兵

宋仁宗康定元年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爲夏人出入之衝地闊峒砦踈士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入寇范雍以無備而敗仁宗用韓琦薦以范仲淹同琦爲陝西安撫招討副使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故有是命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軍者先出仲淹

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狄青平定廣南

宋仁宗皇祐五年狄青討儂智高青行軍立行伍明
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
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
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
亥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
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
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因按兵
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

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沔將次軍靖爲殿夕次崑崙
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將發而青
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
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
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
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
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
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
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

老壯七千二百常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密等
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
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
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 尹起莘
曰狄青之用兵可謂好謀而成出人意表者矣夜度
崑崙出賊不意罪人斯得廣平悉平其峻功偉績爲
何如哉

金主以寡制衆

宋徽宗政和五年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

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
祚親至柰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
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
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
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行次文刺與
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
馬饑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
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
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爲勇耶衆皆悚愧

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餽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于護步荅問是時女真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欺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真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藉百餘里護輿仗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

每遇敵必先二人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虛實四面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

宗澤孤軍克敵

宋欽宗靖康二年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二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丘益京城又遺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二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破之

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戰
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
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
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
大河襲擊敗之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
戚三千人北去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
大名欲渡河據金人歸路遽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
無至者遂不果

南宋

宗澤忠義勤王

宋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金將兀朮犯東京時兀朮
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
澤乃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
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
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
與澤相持澤遣步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
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

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帝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

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五月澤招撫群盜得楊進王善等兵七十萬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奸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

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人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會得金人分道渡河之報詔韓世忠與澤帥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

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揚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等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汪伯彥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
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
士謚忠簡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
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
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
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
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使澤不得信其志
發憤而卒悲哉 劉時舉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
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

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禰允於內建炎之二
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
二人得盡行其志必得復君父之讐雪祖宗之耻伸
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
蓋黃汪二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足於外
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
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
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爲人子孫焉可
置祖宗而不問爲人父母焉可棄遺黎而不思且向

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彥等則謂不可使虜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媪護赤子之術所能爲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爲之致無窮之恨

世忠鎮江水戰

宋高宗建炎四年韓世忠激擊金兀朮于江中初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委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日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

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
 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
 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
 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木之
 婿龍虎大王兀木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
 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木循南
 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龐大艦出金師前
 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木窘甚或曰
 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木從之
 一夕渠成

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
 于新城大破之兀木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
 捷懶自維州遣亭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木乃復引還
 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木
 軍江南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豫以鐵縷貫大鈎授
 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
 每縷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會語所請甚
 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
 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木

詔史刊明卷二
三十一
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走馬奈何乃募人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擗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宋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于

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涉江矣

阿

